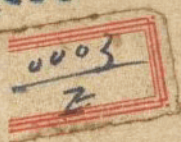


蔣管區真相

(第二集)



东北书店 印行

目 錄

美軍在北平.....	孫 銘 (一)
秋天帶來的災難 (北平通訊)	張 簪 (四)
我從北平來.....	慕 伊 (一〇)
從北平到秦皇島.....	子 午 (一六)
我從青島來.....	紀雲龍 (二〇)
美國人在天津.....	紀雲龍 (二八)
上海——美國人的世界.....	曉 風 (三五)
美國軍隊在重慶.....	 (四〇)
憤怒的浪潮.....	張香山 (四二)
國民黨收復區農民生活.....	也 競 (四六)
慘重的湘災.....	廖 汀 (五一)
飢餓的廣州.....	賈 明 (五五)
飢餓的衡陽.....	紅 浪 (五九)

- 浙東農村水深火熱……………(六三)
- 杭州五萬群眾『打米店』的風潮……………(六七)
- 人爲的飢荒……………于永(七〇)
- 國民黨區的災荒與『救災』……………也競(七六)
- 破產的西南工業……………(八一)
- 被官僚資本絞殺的國民黨區工業……………徐方略(八四)
- 武漢商業的危機……………于燕言(八八)
- 美國『文化』的廉價推銷(上海通訊)……………夏其言(九三)
- 美貨第三走私大本營——廣州……………(九六)
- 上海的工潮……………(九九)
- 北平青年的苦難和鬥爭……………慕伊(一〇四)
- 青年在重慶……………若均輯(一〇九)
- 國民黨當局瘋狂壓迫言論自由……………(一一四)
- 特務搗毀新華日報營業部……………(一一九)
- 特務現形記……………于光遠(一二七)
- 抵抗……………(一二一)

我在璧山被抓·····	鍾正倫（二三五）
在船上賣報·····	梁崇德（二三九）
昆明政變真相·····	趙明忠（二四一）
較場口事件真相·····	（二五四）
五月重慶·····	蕭佳令（二六〇）
近年來國民黨統治區內民主與反民主鬥爭·····	陳漢明（二六四）

美軍在北平

孫銘

一踏上闊別十三年的故都，第一眼深入腦際的，是背襯着西山蒼翠的西苑美軍飛機場上停着的機群。機頭上塗着裸體美人畫的，或塗着動物頭部的各式美軍飛機，都密密的停放在機場上。聽說日本投降已經一年了，但這些作戰用的武器，却還儘逗留在中國，而且當我走進候機室時，我看到木匠們還正忙着在鳩工修築着這美製的房子，看來這些美機似還打算着長期地滯留在中國。

一到夜間，天空中還依然響徹着隆隆的機聲，這那裏是故都之夜呢？在我的記憶中，故都之夜是聒靜而安寧的呀！

天空的夜間尚不清靜，那末地上的白天，就更是驚人的煩擾了。美國的吉普車和密密地蒙着帆布大卡車，整日價以縱橫於戰場的速度，在鬧市中疾驅而過。前幾天八面槽大街美國吉普車撞死了一個十一戰區政治部的課長，各報上還多少登出一點空隙來登這個新聞，但是第三天在珠市口碰上一個小市民時，僅祇一張小報上登了一些，因為這種新聞在北平早已不是「新」的了。

吉普車以外，美軍的坦克車也轉轉地總在大街上馳驅，如到西苑或平津公路附近去看看，那簡直好像離那裏不遠就是戰場一樣。

北平的市政當局，爲了怕那些異國的盟友在中國染上了懷鄉病，真不惜想盡辦法，來盡一番東道之誼。於是爲了使盟友們觀光得到好影響，勒令拆去天橋的棚攤，以壯觀瞻，寧可使小巷裏垃圾堆得快齊了牆，但大街的牌樓箭閣則必須漆修得金壁輝煌，也寧可使全市三分之二的學校沒有校舍，但最

好的洋樓總要騰出來招待美軍和美軍眷屬住，也儘可把雅叙園等接收過來的地方，專供美軍當舞場用。爲了美軍夜間不致於寂寞，儘管各大飯店的大門旁，都貼着行營禁止携妓冶遊的佈告，可是我住的××飯店的大門正對面的『半樓』門上，却掛着英語的『預防性病室』的牌子，一到午夜就有茶房伴着燙髮的女郎，和美軍在比手勢打着交道。

北平市的酒排間咖啡館，主要的主顧也都是美軍，有一天我和朋友在一個酒排間裏喝了些啤酒，我打算付錢，朋友搖搖頭微笑說：『用不着』。我說：『是呀！用不着客氣，我來付錢。』他說：『你付了人家也是不要的，還是聽從我。』於是朋友叫過來僕歐。算了賬，一元二毛錢，這真是破天荒的便宜呀！但結果朋友付的是美金，我才知道中國的國土上，還有不用中國錢的，怪不得王府井一條街上，兼營賣買美金的舖子，就有三十來家。

有一個深夜，我伴朋友到東交民巷××飯店，找一個美國新聞處的記者，大家正在閑談時，樓下的街上正發生美兵和車夫的兇毆的聲音是那樣的囂張，那樣嘈雜。

『這就是我們美國的孩子！』美記者搖搖頭深有所感。我知道這個記者還是個純潔的女子——雖然已經有三十歲左右了——他在我面前表示出一種厭厭，覺得讓我們看到了美國人不體面的一面，但他也表示着一種悵鬱，同情自己祖國的孩子們在戰後還被祖國遠拋在異國，過着不自由的同時是放蕩的厭倦的生活，可是他也許還不能理解這些人留在中國，也把中國的老百姓給坑苦了！

八一五是盟國的勝利日，北平當局決定那一天舉行盟軍的大慰勞：僅是金錢一項，就預備募集一億五千萬元，所有平市的公務員，八月份的全部『底薪』都得捐出來。每個盟軍還可以得到全平市民簽名的紀念冊，刻有中英文的玉石圖章……但是返顧我們的士兵呢？八年來流了血的士兵們呢？這裏

有一個叫劉同文的殘廢上等兵，他給天津大公報的公開信裏，這樣寫着：

『如今流了血，盡了天職成了殘廢無用之人，希望國家想一個適當的辦法給我們……也爲年邁父母及苦兒孤妻們想出一個具體的辦法來，使他們無凍餓之慮。』

其實呼籲儘管呼籲，但當局是不會加以什麼眷顧的。前些日子安平解放區遭到了美國巡邏隊的襲擊，八路軍起來自衛，雙方都死傷了人；可是在中國國土上襲擊了中國人民的美國兵，掛了不少的榮譽彩回到北平時，第二天協和醫院的詰公樓前，就變成門庭若市，李宗仁、鄭介民、熊斌……以及各色各樣的御用團體，拿着各色各樣的珍貴禮品，湧進來鄭重慰勞。而且國民黨中宣部的華北日報也不惜一論再論三論的向美軍表示『懸念與沉痛』，甚之還覺得國民黨喪權辱國尚不够，今後『還要給與盟軍必要的可能的便利』。我想，我們早已把領空、領海、內河、稅關、駐兵等權送給了美國，如果認爲還不足，那大概還要明文發表一下美軍有生殺予奪中國人生命之權利吧！如果這樣，那華北日報也不如把要求國民黨政府對被殺了的中國人民——八路軍戰士——『予以嚴加制裁』，改爲『讓美國海軍陸戰隊把中國的一片乾淨土——解放區——通通燒殺光』來得乾淨；真的說出這樣話來的政府，那裏還有半點中國人的氣息呢！真可以把該報所說的『他們是和日寇侵略期間，長春、北平、南京的傀儡組織一樣』這頂大帽子奉還給他們戴上，真是頂好合式不過的帽子。

難怪這樣政府統治下的北平，醫療不好日寇的創傷，就又變爲美化的城市了。那末美貨的湧進北平，玻璃世界的光臨北平，各街頭巷尾的紙煙攤上，都擺着美國駱駝牌、飛利浦牌、弟蒙諾牌的紙煙……這畢竟是作不足道的事情了。

（八月十三日）

秋天帶來的災難

張 蓓

——北平通訊——

一 將軍們的豪語

九月初旬的一個下午，長安街上已飄落了第一片樹葉，在南池子附近的街頭，一大群軍警，帶着手槍木棍，在樹蔭下面大聲吆喝，驅逐那些無規則散列着賣零食紙煙的小攤販，這些每天都在和生活搏鬥的可憐蟲們，見了官老爺都一溜煙的跑了，可是一個五十多歲冀東口音的老漢，却在理直氣壯的和警察大嚷：『我一天的吃喝就靠這個攤子，你們要禁衛趕走我，今天就吃不上窩窩頭。我死也不走，就是蔣委員長來了，我也要講這個道理，爲什麼勝利以後，我們老百姓的生活比日本在時還壞？』這個死也不走的老漢，最後還是在槍刺的威逼下，離開了這個寬廣的代表着北平觀瞻的長安大道。

這是照例的『禁衛』說明將有『要人』到來。

果然，到了下午，內戰專家陳誠隨着秋天，一同來到北平，就在當天夜晚，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九十二軍軍長侯鏡如，九十四軍軍長牟廷芳，十六軍軍長李正先等均從『防次』接踵趕至，舉行了『重要集會』，軍調部國方委員鄭介民也應邀參加。其後，陳誠帶着高桂滋跑了一趟瀋陽又匆匆返回，與甫由綏遠飛至的傅作義『商談要公』，第二天陳誠又召集了北平中校以上軍官『訓話』。

將軍們的如此忙碌，和官報上的「捷音頻傳」，以及日以繼夜的往東往北開的兵車，使得平津四百萬人民的心頭，又蒙上了一塊巨大的黑影：「政府這個仗，什麼時候才能打完？」

將軍們自然聽不見人民的聲音；而且公開宣佈他們這種殺人的勾當。於是「國軍八路向張垣推進」的新聞，成為官報上最黑最大的標題，於是某將軍豪語：「十天以內拿下張家口！」於是「有匪」無我，有我無「匪」，我「匪」不兩立」的「剿共」老調，又在古城裏重新彈起，於是身負調處要職的國方某要員，拍拍胸脯，公開對人說：「共軍不堪一擊，拿下張垣不成問題！」

有人這樣說：「陳誠這次來北平，曾把共軍的戰術加以研究，並得出了對付的辦法，因此這次進攻張垣，是採取穩紮穩打的辦法，從東西南北四面包圍，使三十萬共軍成為甕中之鱉」。這雖為癡人說夢但也表現了好戰份子們，對人民軍隊的膽怯和心寒。可是另外一個方法，又完全違背了上述作戰方針，可靠的傳說，北平的最高軍事當局，爲了激勵「將」氣通令牟廷芳，侯鏡如、李正先等，「誰先進入張家口，誰當察哈爾省主席！」稍有頭腦的人士，聽了這話，幽默的說：「看看到底誰是甕中之鱉！」

將軍們的豪語，加上地上的兵車和空中的機群，使這淒風冷雨的故都秋色，顯得加倍的肅殺和冷酷。

二 徵兵的恐怖

戰爭的魔鬼陳誠走了，另一個魔鬼徵兵又突然降臨，在敵人八年統治下沒有徵過兵的故都人民，再度陷入恐怖中。報紙登載只徵三千五百名，而實際的數目字則是每十戶徵壯丁一名，北平共有三十

餘萬戶，那末至少要徵三萬多人。

和抗戰中抓壯丁一樣，大後方那一套黑暗腐敗的兵役制度全部搬過來了。壯丁的價格從一百五十萬漲到三百萬，一個小小的商店要攤三十萬元，如果壯丁中途跑了，仍要這些舖子重攤。徵兵一來，那些平常就橫行霸道魚肉人民的區長保長，又找到了發財的好機會，新的捐費名目又出來了，人民除了要繳壯丁費外，還要那壯丁慰勞費，壯丁安家費，壯丁……。

買壯丁終於買不到三萬多人，抓壯丁又在風聲鶴唳中進行，有地方可跑的青年人都跑了，西單東單和其他繁華市區的商舖，有好些都關了門，因為學徒夥計都怕抓壯丁跑了無人做買賣，老闆也沒辦法，只好停業。

青年人像逃避瘟疫一樣，來逃避徵兵。由於區長保長和辦理兵役的人太「糊塗」，有一次竟把八萬壯丁費攤派到一家黨辦的通訊社，這可引起了「糾紛」，人們從這狗打架中，總算看到了一點徵兵的真相。

人民對於徵兵的恐怖和不滿的聲音，迫使得官老爺和黨棍子們不得不出來解釋一下「徵兵的意義」，政府某要員在廣播電台上厚顏無恥的說：「徵兵在美國英國都是一種很好的國家制度，而此次徵兵流弊之所以產生，是由於民衆不懂得徵兵的意義！」而實際上人民最懂得徵兵的意義，東城××汽車行一個汽車夫這樣說：「過去爲了打日本咱從冀東跑到後方給國軍運軍火，現在是打八路軍，那咱死也不幹了，這次我回去過一趟，大家都說八路待老百姓好！」

三 我們生活在怎樣一個世界

當美國三十五個城市的人民，正熾烈進行退出中國運動週的時候，「駐屯於平津的美軍，却以更加兇暴和野蠻的態度，來虐待中國人民。不久以前一個輔大附中的學生，因為穿了一條美國黃卡嘰布的褲子，竟在大街上遭受了美國憲兵連續開槍射擊（在這裏，使我們回憶起，當年日本皇軍用中國人當活靶子的故事）。

國民黨當局爲了學習美國，在今年春天就實行了靠右走的都市交通制，可是美國的十輪十四輪的軍用大卡車，却很少遵守這個制度，在大街上橫衝直撞，美軍汽車肇事案幾乎每日均有，也從未聽說對肇事美軍有什麼處罰。在上海青島還聽說有壓死一個中國人賠償美金多少錢的規矩，在這裏，連這個規矩也沒有。九月二十六日在北平三座門，一輛美軍十輪大卡車，竟向左疾馳，而把一個遵照「美國制度」靠右走的一個三輪車夫軋死了。這個車夫名叫高齊第，二十多歲曾在二十九軍當過兵，每天蹬車所得，除供給自己吃喝外，還要養活一個七十多歲的老祖母，高齊第被壓死後，美國人固然揚長而去，中國的軍警當局也不屑一顧，結果高齊第的屍首就在行人如織的柏油大道旁，日晒雨淋的放了一天一夜，好多人圍觀屍體，不少的洋車夫，三輪車夫看了後，掩鼻流淚而過，一個車夫嘆息的說：「唉！假如我也有這樣一天怎麼辦？」這件事，使得大公報的主筆先生也頗有感觸，於二十八日專門寫了一篇「哀悼一個三輪車夫」的社論，對「中國人性命不值錢」表示不滿，但是文中沒有一個字觸及這件事的根本問題；美軍應立即撤離中國。雖然如此，但總算這位先生，還有中國人的心腸。

美國軍用汽車，對中國的小百姓固然視若無睹，對他們的「戰友」也不見得客氣，一個國民黨轎重兵團的上尉連長也在西單牌樓做了十輪大卡車下的犧牲品，這件事國民黨當局連一個屁也不敢放。汽車壓死人總多少有一點誤傷的成份，可是美兵竟敢將一個中國女孩活活溺死。天津一美兵在海

河旁的大街上走過，一個十一歲的女孩子，向他伸手求乞，高貴的美兵一怒之下，竟將小孩抱起擲入海中。路旁一個脚行的老百姓熟諳水性，有海怪之稱，立即脫衣下水，雖波濤洶湧，仍奮力營救，最後雖撈上來，可是女孩子已停止了呼吸。路人憤憤不平，一車夫上前質問，竟遭該美兵毆打，想一想上述的情景，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要問一問：『我們生活在怎樣的世界？！』

四 被壓抑的人民的怒火

壓力愈大，反抗愈大，這是多少世紀以來，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鬥爭的定律。今日的平津，在殘酷的高壓政策下，似乎變成了一潭死水，聞不到民主的芬芳，也聽不到人民的聲音，但這是表面的，暫時的，對於人民，銘記最深的，莫過於現實的教訓，一年以來『劫』收和蔣介石內戰政策所造的人民生活的日益惡化，使各階層的群眾逐漸認識了『中央』的真面貌。而一年以來，特別是最近數日以來，『友邦美軍』的暴行，更深深激起了人民的憤怒：雖然這股怒火，還被壓抑着藏在心中，沒有普遍的爆發出來。

現在北平一般人不大敢出門，青壯年怕抓丁，孩子們怕被汽車輾死，婦女們怕美軍的調笑和姦污。『走了個日本，來了個美國！』講這句話的已不是一個兩個人，連一些對解放區共產黨素來極有成見的人，當我們見面時，也不得不感嘆一聲：『美國人越來越不像話，日本人比他們有時還文明些。』有一天，大批的美軍家屬從紐約乘船到達了塘沽，（這是長期『駐屯』中國的象徵）駐平美方邀請中外記者去塘沽參觀採訪這件『意義重大』的新聞，絕大部份中國記者都輕蔑的拒絕了。不久以前，連與官方有關的北平益世報，也專門寫了一篇社論，抗議美軍在華的暴行。而廣大的市民，學生的愛

國反內戰的情緒，雖然沒有代表他們的報紙，來反映他們的意見，但他們總想出種種方法，把自己的聲音傳達給全國人民，輔大附中學生被美軍槍擊後，燕大、西南聯大的學生，就把事實的經過，向上海等地的民主報紙投稿揭露，寫信質問司徒雷登馬歇爾。而另一方面，爲了渴望和平民主，又有多少青年多少婦女，在偷偷地收聽各地新華廣播電台所送出的人民的聲音呵！

今天有些人還只能像三輪車夫一樣的告訴自己不幸的命運：「假如我有一天也被軋死，怎麼辦？」但正在覺悟中的平津人民，總有一天，像西長安街搗小攤的老漢質問警察一樣，齊聲質問蔣介石：「爲什麼勝利以後，我們老百姓的生活，比日本在時還壞！」

（九月三十日北平）

我從北平來

慕伊

一 謠言恐怖之城

我來到了民主團結的哈爾濱，這兒的和平安靜的生活，喚起了我對於北平的恐怖的回憶。

軍事調處執行部所在地的北平，那裏却是製造戰爭空氣，散佈恐怖謠言的中心。國民黨爲了製造藉口，施行反動鎮壓。他們曾不止一次的散播謠言，不是說『某天共產黨要暴動』，就是說『某天八路軍要進城』，在這些無恥的謠言的掩蓋下，他們不時以『檢查戶口』爲名，騷擾人民。四月初的那次全市大檢查，成千的人們失去了自由，陷入法西斯的魔爪，只是由於解放報被捕者的英勇戰爭，才暫時挫折了特務們的氣焰。

然而，在五月中，配合着國民黨在全國發動大規模內戰的行動，北平的反動派便又頒布了所謂『維持治安緊急辦法』，特務們『維持治安』的結果是：街頭的搶案層出不窮，人民走路也失去了自由，隨時要遭受到無理的搜查，而三青團的特務們，更化裝着鬼臉，把守着城門，對女學生施行侮辱。我在這裏看到了民主聯軍在街頭開秧歌的愉快臉色；然而在北平却只見那些兇神惡煞的特務軍警，荷槍實彈，坐着軍車四出巡邏，一聲聲的槍響不僅驚醒人們的睡夢，白天他們也向着電燈桿『打靶』，一個修理電綫的工人，便因此觸電身死。

在這種恐怖混亂的局勢下，他們進一步伸出魔手來，暗殺的事件演出了，軍調部中共執行處長宋

時輪就曾遭到特務的槍擊，青年們無故失跡，國民黨反動派預備了二百多間房子，準備實行血腥的搜捕。當中共方面接到情報，知道國民黨要對軍調部中共人員施行暗害向國民黨提出質問時，軍調部三委員之一的鄭介民，竟只說：「只要我在這裏，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就這樣，我離開了這個法西斯魔鬼統治的北平，我咀咒這些特務惡鬼們的統治。

二 文化的虐殺

朋友，你嚮望着文化故都的北平嗎？我要告訴你：那裏已經沒有什麼文化了，那裏已經變成了文化的沙漠。

我來到哈爾濱就聽到了這裏三百多青年的大合唱，我陶醉在人民的歌聲和音樂的氣氛裏。可是，在北平，即使是一家電影院，也是國民黨製造罪惡的淵藪，最近一家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接收的新新戲院，就發生過一次職員姦拐幼女數十人的案件，而那些壞蛋大多數是國民黨所勾結的敵偽時代的特務。特務們的「文化」是色情、縱慾、造謠，「接收」以後的北平舞場曾經多到五百多處，妓院酒樓是他們出入的中心，反共反民主的出版物充斥市面，無人過問。

和這相反的一面，是特務們對於人民的文化的摧殘，進步的書刊報紙的發行遭受禁止，他們用撕毀沒收，毆打報童，威脅印刷廠等等的方式將輿論絞殺，一個爲了國民代表大會選舉問題而召開的演講會，也被特務們搗毀了，著名的教授陳璠昆等人遭到毒打，但是人們並沒有停止鬥爭，三十餘家報社雜誌社等所組織的出版界聯合會，幾次抗議這樣摧殘文化的暴行，報童們也湧進了鬥爭，特務們組織一批「車匪」，騎着自行車來撕報，小報童就將他的車子的汽塞拔掉，特務們逃跑了，被報社的

職員扭送警局。國民黨的機關報華北日報，銷數只有二萬多份，而北平人民的喉舌——中共在平的機關報解放報，却在封鎖壓迫之下，銷售四萬份。這一顯明的對比，人民趨向就是如此。國民黨反動派的「元首」蔣介石爲了絞殺人民的民主輿論，竟親自下令，查封了北平的七十七家報紙雜誌。

直到我離開北平之時，這一文化的虐殺還沒有停止，一家已經由國民黨核准出版的「人言週報」，也遭到了特務們的威脅，伴獲漏網的「文萃」週刊被勒令停刊，幾家艱苦支持的書店處在風雨飄搖之中……這樣的暴行不停的在進行，他們已經把北平弄成了一個文化的沙漠地帶。

三 美國兵在北平

你要聽美國兵在北平的故事嗎？讓我告訴你一些。

這一批抱着大美國的優越感的傢伙們，他們的一種作風是「搶」。跑到店舖裏將照相機拿起就跑，住了房間不給錢，這還不算，他們竟蹂躪到小販們的身上，在北平的王府井大街一帶，那裏是一個繁華的地方，賣香煙的攤販林立，那些美國兵拿出香煙賣給小販們，可是接着第二個美國兵就上來了，威脅着小販：「這是軍用品，不許販賣！」竟不講理拿了就走，他又將這不義的贓物賣給第二個攤販，反上來了第三個美國兵……這話劇一幕幕的演出，因此那一帶香煙攤販在一個時期中完全被肅清了。

你以爲只有下級的美國士兵才幹這種勾當嗎？那却不然，國民黨的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就會經被某少將敲榨一萬萬偽幣，而對老百姓作威作福的反動將軍們，是只會把人民膏血拱手獻給他的乾爸爸們的。

美國兵第二個作風是『淫』，吉普女郎的故事想必已經聽得很多，他們毫不願意在街上抓女人，一次一位老先生因為他的女兒被美國兵褻瀆吉普車抓走了，他追到美國兵營，却看見裏面還有着二十多個掩面潸泣的中華女兒……

他們還有一種作風是『兇』。街上美國吉普車橫衝直闖，壓死了人也沒人管，報紙上不時有着這樣的控訴。他們在郊外開槍向解放區人民射擊，而把這叫做『打獵』。一次在北寧路中途，離天津不遠的一處地方，一架汽車上的美國兵向外開槍射擊，引起替國民黨把守橋樑的美國兵的還擊，將車上的人打死了好幾個，裏面有中國的工程師也因此喪命，然而又有誰管這些事呢？賣身投靠的國民黨政府，還敢去沾惹他們嗎？

不過，在這一群酗酒鬧事的美國兵中，他們有的也露真情，告訴你他們害了想家病，他們因為國內反動派干涉中國內政的結果，羈留在中國，他們想家，因此便以酗酒、玩女人來發洩。然而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我們是不能原諒和忍受他們這種兇暴行為的。

四 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

忍辱、受難，期待了八年的北平人民，他們也從幻想着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會帶給他們一個自由幸福的生活，因此國民黨軍隊坐着美國飛機初到北平時，人們也拍手歡呼：『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可是殘酷的事實教訓了他們：國民黨在北平繼承日寇衣鉢的結果，是將人民引到更深重的災難，因此人民的剛睜開來的淚眼又低垂下來了，他們由失望而變到怨恨。

當一個洋車夫遭到國民黨軍隊的毆打之後，他曾睜大着眼睛反抗着，正義凜然的說：『我們等待